



中国电视剧
三 十 年
优秀剧作丛书
陈 枰

激情燃烧的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电视剧
优秀剧作丛书



激情燃烧的岁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激情燃烧的岁月/陈枰编剧.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ISBN 978-7-02-008387-9

I. ①激… II. ①陈…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①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580 号

责任编辑 付艳霞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465 千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25 插页 2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387-9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自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于1980年拍摄并播出至今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电视连续剧产业已培育了巨大的市场,观众达七八亿人,居世界第一;电视剧制作成为热门行业。据中国广电总局公布的数字,获得拍摄许可的电视剧集,近些年来均达到年一万四五千集,投入资金五十亿左右。基于我国电视剧制作产业的繁荣发展,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电视剧三十年优秀剧作丛书”。

一、本丛书立足于这三十余年间产生的众多脍炙人口的电视剧作品,以剧作的文学性、文本的可读性为主要标准,兼顾艺术制作、演员表演、观众收视率及各种题材类型(历史题材、战争题材、都市题材等),精心遴选了十部电视连续剧剧本,以此作为近三十年中国电视连续剧繁荣发展的一道微缩景观。这将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今后拟继续收入特色鲜明、价值卓著的新作。

二、无论是否认同“电影是导演的艺术,电视剧是编剧的艺术”这样的说法,剧本作为影视作品基础和灵魂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一部优秀的电视剧作品,从它的题材类型、结构模式、人物设置到一个经典镜头的处理,都对行业具有借鉴意义和实际可操作性。本丛书的推出将有助于观众在观影的同时进一步细致品味与分析构成一部优秀剧作的诸多细节。

三、本丛书既为电视剧制作行业进行了一次极为粗线条的整理和总结;也可为忠实的电视剧观众提供收藏和深度阅读所用;更期望丛书的出版能对为数不少的职业编剧和将要进入编剧行业的青年人从剧本创作的题材、主题、人物及情节诸方面提供一个学习的参考范本。

十部剧作相对于三十余年间的数千部电视剧作品真的是沧海一粟,而艺术标准的见仁见智亦难避免。恳请广大电视专业工作者及读者朋友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1年10月



第一集

[1. 旷野 外 黎明 秋]

厚重的硝烟散去，露出一片片被炮火摧毁的残垣断壁。

烧焦的树木还冒着火苗。

打废的车炮有的横在路上，有的翻在沟里。

看不出本色的战旗已经被炮火撕碎，仍在风中摇曳。

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遍布旷野。

几只鸟儿落在地上觅食。

猛烈的炮火声突然炸响。鸟儿惊飞。大地随着爆炸声剧烈摇晃。

[2. 郊区小镇 外 黎明]

硝烟迷漫，枪声震耳欲聋。

石光荣抖落身上的灰土，从麻袋包搭的掩体中抬起头，拿起望远镜。

望远镜中敌人坚固的工事依然存在，十几挺机关枪，几米一个从窗子里面伸出来，疯狂地对着街面扫射着。

石光荣咬着牙狠狠地骂了一声：“狗日的！”

警卫员小伍子爬过来把电话递给石光荣：“军长的电话。”

石光荣：“我是石光荣！”

话筒里面军长怒气冲冲的喊声：“石光荣！你到底能不能打下来？打不下来别充硬汉！我换186团上！”

石光荣两眼冒火地回答道：“军长，我要是打不下来，把脑袋剁下来给你当球踢！”

他挂了电话骂道：“186团！186团咋的啦？他胡毅就不是娘生的？他比老子多了一个脑袋？我就不信这个邪！”他扯着脖子喊了声：“三营长！”

三营长爬过来，他身上的衣服满是被炮弹和子弹撕开的口子 and 烧出来的窟窿眼。

石光荣命令他：“给我把所有的重火力集中在一起，往狗日的屋顶上砸，一发弹药不许剩。部队以连为组，每组负责一个火力点，用火药筒烧，用炸药炸，把敌人阵地上所有鼓出来的地方给我炸平了！平了的地方再用炸弹再翻一回。”

三营长：“是！”转身爬走了。

小伍子：“团长，这叫啥打法？”

石光荣咬牙切齿地回答：“死缠烂打法！”

他脸色铁青地伸手拽下头上的皮帽子，摔在地上，一个个解开衣扣，把棉袄脱下来朝后一甩，头也不回地朝小伍子伸出手去。小伍子心照不宣地把上满子弹的冲锋枪放在石光荣的手里。

惊天动地的炮火声响了。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

石光荣在火光中一跃而起，他拎着冲锋枪，“嗷”“嗷”叫着率领 184 团冲了出去。

解放军在一片喊杀声中潮水般地涌上街道。

[3. 敌人工事 外 黎明]

枪声零落下来。

拴在竹竿上的白被单慢慢地从窗子里面挑出来。

石光荣看着白旗扫兴地骂了一句：“王八壳子都比你扛揍！”他把冲锋枪交给小伍子。

小伍子喊：“团长，你看！”

石光荣回头。一支邻团的队伍突然从侧面出现，抢先冲进敌人的工事。

石光荣吃了一惊：“咋回事？”说着朝那里跑去。

邻团的战士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武器喜气洋洋地出来。

184 团的连长大声喊：“站住！你们是哪支部队的？”

黑脸连长答：“186 团的。”

184 团的连长：“看清楚，这可是我们 184 团的地盘。”

黑脸连长一愣，看了看四周自言自语道：“咦？咋打到这儿来了？”他自我解嘲：“哪打都是打国民党，只要有仗咱就打！”

184 团的连长：“你哪打去都行，就是别到我们的地盘上来拣洋落儿。”

黑脸连长涨红了脸：“这工事是我带人先冲进来的！”

184 团的连长：“你脸上长的是眼睛还是肚脐眼儿？要是眼睛就该看见把他们打投降的是我们 184 团！”

黑脸连长急了：“184 团咋的？”

184 团的连长：“你是被炸弹炸屁了吧？咋明知故问呢？”

黑脸连长脸红脖子粗地喊：“知道你们 184 团是主攻团，主攻团咋的？主攻团就该拿主攻这俩字压人哪？我就不信这主攻团还能叫你们一辈子包下来！”

这时，186 团团长胡毅骑马跑过来：“咋回事？咋回事？”

184 团连长：“报告首长，你们的人抢我们 184 团的战利品！”

胡毅一怔。

已经走近的石光荣不冷不热地开腔了。他不看胡毅只对自己的连长说话：



“他们缺枪缺给养就让他们拿去，别忘了打借条就行！”说完晃晃悠悠地走了。

胡毅气紫了脸，喝令自己的连长：“还不给我回去！”说完狠狠给了马一鞭子，打马朝相反的方向跑了。186团的人紧随而去。

石光荣“扑哧”一声笑了。

小伍子：“团长你笑啥？”

石光荣：“人急眼了还真能看出来，胡毅那小子急了。”

[4. 山路 外 日]

蜿蜒起伏的山路上，“轰”“轰”的脚步声由远而近，由弱到强地响起来，在山谷里面引起阵阵回声。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出现在山路上。

穿着臃肿的二战褂子军装的战士们挺着胸脯扛着枪，精神抖擞地行进着。雄浑有力的歌声突然从后面响起来：“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是武器装备整齐的32师184团迈着整齐的步伐从后面赶了上来。他们气势压人一头地与友邻部队擦肩而过。

友邻部队的战士们眼红地看着184团的行头和装备。

战士甲捅捅战士乙：“看人家184团。”

战士乙：“都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他咋就不一样呢？”

战士甲：“他们团长是谁？他们团长是石光荣！打起仗来像疯子，打完仗了护犊子，战利品别人别想动。几场仗下来，他们的兵个个新装备，新武器，走出来打扮得跟新姑爷子似的。”

战士丙小声说：“你看，你看，石光荣过来了。”

184团的战士们挺着胸脯神气活现地走着，团长石光荣骑在高头大马上，小伍子紧跟在他身边。

山坡的岩石上刷着巨大的标语：打到沈阳去，解放全东北！能跑就跑，能飞就飞，到沈阳就是胜利！

女文工团员们精神抖擞地站在路边，冲着行进中的部队高声说着快板：“184团真英雄，辽西战场打先锋，钢铁的团长，钢铁的兵……”

石光荣一脸得意：“小丫头片子，弄两块破板子穷呱哒啥？”

小伍子：“这叫鼓舞士气。”

石光荣：“184团的士气从来用不着别人给鼓！”

这时，通讯员骑马跑来：“报告团长，军部命令部队快速进入沈阳城。”说完打马朝后面跑去。

石光荣命令部队加快速度。无数双加快速度的脚立即在踢起的烟尘中行进。

战士甲：“从锦州奔辽西，咱这一路上净跑了。”

战士乙：“一个钟点跑二十里，饭跑着吃，觉跑着睡，连尿都跑着撒，跑得我这两脚都停不下来了。”

班长：“跑咋的？咱们不跑敌人就跑了，咱们不跑兄弟部队就跑到咱前头去了！”

32师186团赶上来，团长胡毅骑在马上目不斜视地从石光荣的队伍旁跑过去，马蹄溅起一片泥。

石光荣看了一眼自己裤子上溅上的泥点，眼睛死死地盯着胡毅的背影，大声命令部队：“打起精神，加快速度，给我压住186团的气焰！”

184团“嗷嗷”喊着口号跑步前进，压过186团。

186团的连长看着184团的装束羡慕地说：“看看人家的装备，跟人家一比，咱这枪简直就是烧火筒子。”

排长搭腔：“谁敢跟184团比？人家那才叫野战部队，野着呢！哪场仗都先下舀子，锅底下的稠的都让他们捞去了！”

胡毅绷着脸一声不响地听着。

石光荣骑在马上，也目不斜视地从胡毅的身边跑过去。胡毅脸色铁青地看着他的背影。

政委劝他：“人家仗打得好，到哪都是攻坚团，名气大了翘翘尾巴也是可以理解的。”

胡毅大声命令部队：“给我把打锦州的劲头拿出来，跑步前进！”

186团喊着口号追上了184团。

[5. 山谷 外 日]

两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在山谷里面较着劲儿前进，震耳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战士们的身影在踢起的雪雾烟尘中时隐时现。

[6. 公路 外 日]

184团和186团在公路上奔跑着，石光荣和胡毅骑着马紧紧地跟着自己的队伍。一辆吉普车迎面开过来，军长从车上下来。

石光荣和胡毅一怔，忙各自从马上跳下来敬礼。

军长瞪着他俩问：“干啥呢？”

俩人站得笔直谁也不说话。



军长：“你们俩还有完没完了？”

俩人不回答。

军长狠狠地盯了石光荣一眼，下命令道：“184团让路，186团跑步进城。”

胡毅立刻领命：“是！”他面带一丝得意翻身上马，甩了个鞭花跑了。

石光荣直挺挺地站在原地，脸上十二个不服。

军长慢慢走到石光荣面前看着他：“石头啊，石头！我以为你小子听到枪响才疯，原来枪不响也这德性！”

石光荣梗着脖子看着他。

军长：“瞪着我干啥？”

石光荣：“我对你有意见。”

军长：“啥意见？”

石光荣：“我在下面跟你闲聊天说的话，你在会上也给我晾出来，你是故意出我的丑。”

军长笑了：“我点你石光荣的名了吗？我只是说有的人很骄傲，他跟我说这场仗如果不用他打主攻破城，别的团就只好在城墙外面，边睡觉边等着进城了。”

石光荣：“我说过这话当然得站起来承认！”

军长哈哈大笑：“你自己脱下来裤子，让大家看你的屁股，怪得着我吗？”

小伍子差点儿笑出声来。

石光荣瞪着军长：“我吹牛了吗？我一点儿都没吹牛！我只用半天的时间就带着队伍攻进城了。”

军长：“你别给我在这儿抖机灵！我问你，你和胡毅到底怎么回事？”

石光荣：“我哪知道？他总跟我绷着劲，攻打锦州的时候他就和我抢打前卫的任务，没抢过我心里就疙疙瘩瘩不舒坦。这次的战斗打响了以后，我率领部队从镇西一直往镇东打，轰塌了敌人指挥部前面的所有工事，正打得带劲，他们186团的人突然钻出来，冲进了指挥部押我的俘虏。”

军长解释：“部队进展得太快，有的地方连电话线都来不及铺，各部队之间失去了联系，大家都是哪有枪声就往哪冲，肯定会产生一些矛盾。就为这事？”

石光荣“哼”了一声。

军长：“别跟我打埋伏，这是个借口。我看你们俩是因为骄傲才两下里较着劲互相不买对方的账。”

石光荣不说话了。

浩浩荡荡的解放军队伍依然喊着口号唱着歌往沈阳城行进。石光荣陪着军长慢慢地走着。小伍子牵着马跟在他们后面。

军长：“石头，进城以后想干啥？”

石光荣不假思索地回答：“打仗。”

军长：“以后没仗打了呢？”

石光荣一愣：“那就到有仗打的地方去。”

军长：“你打了多少年仗了？”

石光荣：“十三岁当的兵，整整打了二十三年。”

军长感叹：“论战功，大仗小仗打了数百场。论年龄，也是三十六七岁的人了，该娶个老婆成个家了喽。”

石光荣不明白地看着他：“军长，你啥意思？”

军长：“这事我帮你张罗张罗。”

石光荣：“张罗啥？”

军长：“给你张罗个老婆。”

石光荣愣了一会儿说：“瞎扯淡，仗还没打完呢，我不娶老婆。就是到了那时候也不用组织上操心。”

军长：“组织上不操心，你能找着老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石光荣：“你这熊样，够呛！”

石光荣翻了翻眼睛没说话。

军长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石头，组织上会帮助你的。”

石光荣：“为个媳妇去求组织？我丢不起这个人。”

军长绷起脸：“你有二十三年军龄，二十年党龄，为中国革命流过血，你这样的人娶不上老婆才丢组织上的脸呢。”

军长拉开车门钻进车里，吉普车开走了。

石光荣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远去的吉普车问小伍子：“老爷子又整我呢吧？”

小伍子：“不知道。”

石光荣挠挠脑袋：“不管他，走，进城！”

二人飞身上马，朝城里跑去。

[7. 沈阳中街 外 日]

锣鼓声鞭炮声震耳欲聋，数十只唢呐吹奏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十几双握着鼓槌的大手重重地敲在一面大鼓上。敲着腰鼓的人在路边欢呼跳跃。

解放军部队开进沈阳城。

载歌载舞的人群和满街飞舞的秧歌队，围住了解放军，人人欢欣鼓舞，个个喜气洋洋。



漂亮的姑娘和英俊的小伙子把红绸子舞得呼呼生风，他们在队伍前穿来穿去。

石光荣被围在中间有些不耐烦。他看准一个空当，举起马鞭准备打马开溜。这时，年轻漂亮的褚琴扭着秧歌跳到石光荣的马前，一条鲜红的绸巾被她舞弄得上下翻飞，两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在身后快乐地跳跃着。

石光荣举着马鞭的手僵在半空中，他张着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褚琴被逗得忍俊不住，“咯咯”地笑起来，笑过之后觉得自己失态，伸了一下舌头，急忙转身踩着舞步逃走了。

石光荣像被梦魇住一样呆站在那里。

小伍子看看跑远了的褚琴，又看看石光荣。

石光荣终于出了声：“哎呀！妈呀！”

小伍子纳闷地看着他。

石光荣情不自禁地再次感叹：“哎呀！妈呀！”

小伍子：“咋啦？”

石光荣：“那丫头水灵不？”

小伍子：“刚才那个？”

他回头往褚琴消失的地方又看了一眼：“水灵！像画上下来的人。”

新一拨扭秧歌的人又围上来。石光荣坐在马上四处张望，褚琴早已不见踪影。他失魂落魄地抽了马一鞭子。马挤出人群，颠着小步追赶队伍去了。

[8. 师部 内 傍晚]

石光荣躺在床上，呆呆地看着屋顶，脸上时不时地泛出一丝笑容。

小伍子端着饭走进来。

石光荣翻身跃起，嘴里哼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朝桌子旁走去。

小伍子偷笑。

石光荣：“你笑啥？”

小伍子：“没笑啥。”

石光荣：“跟我藏奸耍滑！”

小伍子笑出了声：“平时宣传干事怎么教你唱你都不学，今天可好，从白天唱到了晚上，而且可着一句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听得我耳朵都出茧子了。”

石光荣愣了一下：“我唱歌啦？”

小伍子：“唱一天啦。”

石光荣：“还唱了一天？”

小伍子：“嗯。”

石光荣挠挠脑袋不解地问：“我咋想起唱歌了呢？”

[9. 军区 内 日]

会议室里面在召开军区会议。

军长：“部队就地休整期间，一定要注意纪律。好，会就开到这，大家回去执行吧。”

大家起立往外走，军长叫住政治部主任。

军长：“团职以上没老婆的人，咱们有多少？”

政治部主任：“不少呢，主要集中在作战部队中，他们没有机会搞对象嘛。”

军长：“那就给他们创造个机会。”

[10. 军区礼堂 内 夜]

军区礼堂里面灯火辉煌，礼堂上方挂着军民联欢会的巨幅。

团职以上的军官和年轻漂亮的姑娘分男女两大阵营坐着，中间是一大片空地。

姑娘们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军官们像观察前沿阵地一样，腰杆笔直，两眼热辣辣地在她们的脸上身上搜索着。

石光荣和胡毅也在其中。

炮兵团长打量四周一圈，用胳膊肘碰了碰石光荣：“石团长，你知道咱坐在这干啥吗？”

石光荣：“不是说有任务吗？”

炮兵团长：“啥任务？这是给咱张罗媳妇呢！”

石光荣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和胡毅互相看了一眼，俩人不自在地扭过脸去。身边的军官们兴奋起来。

政治部主任打开留声机，礼堂里响起欢快的舞曲。

政治部主任：“跳吧，跳吧，大家都跳起来。”

军官们一脸茫然地看着他。

政治部主任拉过自己穿着军装的老婆，搂住她的腰在乐曲声伴奏下当场示范起来。俩人在乐曲的中跳得相当优美和谐。

军官们看呆了。

政治部主任边跳边鼓动大家：“大家都像我这样，带着自己的舞伴赶紧跳起



来!”

军官们静场片刻,“呼啦”一下冲上去,他们拽起自己早已看中的姑娘,死死地搂定后,学着首长的样子,踉踉跄跄地在舞场上走了起来。

一对对舞伴走过来,姑娘们羞答答地低着头。军官们身体僵直,瞪着眼睛,紧张的汗水顺着帽檐流淌下来。

军长打量了一会儿舞场上的军官,对身边的人摇摇头说:“这叫跳舞吗?我看看像徒手搏斗。”

身边的人点点头:“看看他们的脸,像是要去堵敌人的枪眼儿。”

军长大笑。

石光荣坐在那里没动。他抽着烟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周围,身边的位置几乎全空了。

文工团孙团长领着褚琴急匆匆地跑进来。孙团长埋怨褚琴:“告诉你有任务有任务,你怎么这会儿才来?”

褚琴伸了一下舌头:“不就是联欢吗?又不是演出,早一会儿晚一会儿有啥要紧的?”

孙团长:“快坐到那去吧。”

褚琴在角落里面坐下,好奇地看着跳舞的人们。

跳舞的人们磕磕绊绊地,男人笨重的皮鞋不时踩在姑娘的脚上,女人“哎呀”“哎呀”地叫,越叫男人越紧张越手忙脚乱。

褚琴“咯咯”地笑出了声。

胡毅搂着一个姑娘步履艰难地从石光荣的面前转过去,石光荣抬头看胡毅,他的目光突然定住了。

对面角落里的褚琴笑得像花一样。

石光荣惊呆了,他愣了片刻,猛地站起来大步流星地朝她走过去。他站在褚琴面前口干舌燥,半天没说出话来。

褚琴收住脸上的笑容,有些紧张惶惑地看着他。

石光荣鲁莽地抓住她的一只手把她拉起来,另一只手笨拙有力地把她的腰紧紧地搂住。

褚琴小声惊叫着挣扎了一下,石光荣的大手箍得更紧了,拉着她大踏步地迈向舞场。

周围的人和乐曲声都隐去了。

石光荣的眼睛死死地盯在褚琴的脸上,褚琴慌乱地避开他的眼睛。

石光荣问:“你叫啥?”

褚琴不回答，低着头提防着他不断踩上来的皮鞋。

石光荣问：“家住在哪？”

褚琴不说话。

石光荣：“今年多大了？”

褚琴仍旧不回答。

石光荣宽容地看着她：“咱俩见过面，你还记得吗？”

褚琴抬起头飞快地看了他一眼。

石光荣提醒她：“队伍进城的时候，你扭着秧歌，我骑在马上。”

褚琴记起了他那副傻样子，忍不住笑了，神情放松起来。

石光荣介绍自己：“我叫石光荣，小名石头。石光荣是我到队伍上后军长给起的名字。”

褚琴觉得他怪有趣的，忍不住又打量了他一眼。

石光荣：“我在32师184团当团长，今天是带着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来联欢的。”

褚琴被他的官衔吓着了，脚上乱了套，正巧石光荣也走错了步子，一脚差点儿把她绊倒。石光荣手腕子一使劲把她拉了起来。

石光荣搂着她：“你也是带着任务来的吧？”

褚琴：“任务？什么任务？”

石光荣：“你不知道？这屋子里面跳舞的人，都在执行一个任务，找媳妇结婚。”

褚琴一愣，顿时慌了，随即使劲挣扎：“不知道！这事我可不知道！”

石光荣又把她搂回来：“你干啥？想让满场子的人都看你啊？”

褚琴打量了一眼站在舞场边上的军长、孙团长及诸位首长，不敢轻举妄动了。

石光荣继续介绍自己：“我老家住在蘑菇屯，爹娘都冻死了。”

褚琴抬起头，目光惊异地看了他一眼。

石光荣：“我十三岁就到了队伍上。”

褚琴镇定下来，看他时的目光多了一些崇敬。

石光荣：“这些年我一直在打仗，打完小日本打老蒋，一打就是二十多年。”

褚琴默默地听着。

石光荣：“今天才忽悠一下想起来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褚琴躲开他像火炭一样烤人的目光。

石光荣盯着她：“三十六啊！”

褚琴用胳膊肘往开撑被他紧紧搂住的身子。



石光荣把她搂回来态度诚恳地说：“在我们蘑菇屯，这岁数孙子都抱上了！”

褚琴很紧张地又开始挣扎，石光荣再次把她揽回来。

军官们搂着他们的舞伴倾诉着，女孩子们也一反开始跳舞时地羞涩拘谨，倾听着询问着。

石光荣满头是汗地说着，他的声音淹没在军官们嘈杂的叙述中。

军长和政治部主任站在舞场边上看着大汗淋漓的军官们。

石光荣搂着褚琴转过来，褚琴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了。

政治部主任：“石光荣搂那个姑娘搂了两小时了，一直就没敢撒手。”

军长：“这小子又把抢占阵地的浑劲儿拿出来了。”

乐曲声继续，军官们的步子从容潇洒起来，姑娘们有说有笑地和军官们聊着。

石光荣搂着褚琴在舞场中间大踏步地走着。

政治部主任关了留声机，走到舞场中间大声说：“联欢会到此结束，愿意接着了解的同志们可以在下面自由活动。”

军官们恋恋不舍地松开手。

褚琴突然从石光荣的怀里面挣出来，飞也似地逃出门外。石光荣一怔，跟着冲了出去。

[11. 礼堂 外 夜]

褚琴踪迹皆无。

石光荣懊恼地狠狠跺了下脚。

[12.32 师师部 内 夜]

石光荣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一会儿看着屋顶摇摇头，一会儿傻乎乎地咧嘴笑了。他碰碰在身边熟睡着的小伍子。小伍子惊醒，一骨碌爬起来，伸手就到枕头底下掏枪。

石光荣利落落地抓住他的手把枪扔到一边：“醒醒！”

小伍子迷迷瞪瞪地坐起来问：“团长，你要干啥？”

石光荣：“问你个事。”

小伍子：“嗯。”

石光荣披着被子坐起来：“你说，我咋想不起来那丫头长啥样了呢？”

小伍子绝望地两眼一闭，“扑通”一声又摔躺在炕上。

石光荣求他：“起来，陪我聊会儿天！”

小伍子嘟嘟囔囔披着被子坐起来。

石光荣卷了一根烟递给小伍子。小伍子抽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石光荣：“她是双眼皮还是单眼皮？”

小伍子打了个哈欠：“操那心干啥？”

石光荣：“我老婆，我能不操心吗？”

小伍子“扑哧”一声笑了：“团长，你这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石光荣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山头我要是拿不下来，我就不是攻坚团的团长！”

小伍子：“打仗是打仗，娶老婆是娶老婆。”

石光荣：“娶老婆还能难过打仗去？”

小伍子：“我看你是瞎琢磨。”

石光荣自信地问：“她不是我老婆，还能是谁老婆？”

两人披着被子抽烟，烟头在黑夜中一闪一闪地亮着。

石光荣：“小伍子，你想过娶啥样的老婆吗？”

小伍子：“没想过。”

石光荣：“那就想想！”

小伍子听话地翻着眼睛看着房顶琢磨着。

石光荣：“想好了吗？”

小伍子：“想好了！”

石光荣：“啥样的？”

小伍子：“大手大脚大脸盘子，扔下锄头拿起扫帚，屋里管着孩子，屋外吆喝着牲口，就像我妈一样。我妈在家啥都干，我爹还动不动就搯她一顿。我妈挨完打照样干活，照样把锅里面的干的捞到我爹的碗里去。”

石光荣：“我记不得我妈长啥模样了。我八岁那年，下大雪，家里没吃的，我爹和我妈进老林子打猎，结果迷了路。三天后蘑菇屯的乡亲们找到了他们，他们冻得比石头都硬了。八岁到十三岁这段时间里，我吃遍了蘑菇屯所有人家的饭，蘑菇屯的乡亲们是我的恩人。我总想，等不打仗了，我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一定带他们回去报答乡亲们。”

小伍子：“咋报答？”

石光荣想了想：“在场院里面支上两口二十二印的大锅，一锅焖大白脸高粱米干饭，一锅炖猪肉粉条子，叫大家敞开肚子可劲造。”

小伍子咽了口唾液：“说得我哈喇子都流出来了。”

石光荣：“有啥吃的没有？”

小伍子跳到地上，从炉子里面的灰中扒拉出几个烤熟的土豆，吹掉灰捧到炕上。



石光荣扒土豆皮：“嗯，香！这要是烤粘豆包就更好吃了。”

小伍子咬了口土豆：“你就把它当成粘豆包吃，一口造下去贼啦的香！”

石光荣闭上眼睛狠狠地咬了一口烤土豆，边嚼边美美地憧憬着。

[13. 雪野 外 日]

184 团的战士们在雪地上练兵。

射击、投弹、翻院墙、爬城、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干什么的都有。

练刺杀的汗流浹背，喊杀声惊天动地。

石光荣和小伍子打马跑过来。

有人大声喊口令：“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石光荣下马，走到队伍面前声音洪亮地喊：“刚才看了一圈，我们 184 团的士气不错，没有因为打了胜仗，产生自满松懈情绪，对得起军里面给我们的英雄团称号。在这儿我再次提醒大家，虽然东北解放了，可是还有很多仗等着我们去打。我们现在进城只是暂时休整，大家要抓紧时间练兵。同志们！一定要把劲头给我鼓得足足的！练好杀敌本领，时刻准备上战场！”

战士们高声呼喊：“时刻准备上战场！”

口号声在旷野里久久回荡着。

战士们开始对着靶子练刺杀，石光荣牵着马走过来，边走边看。他发现一个小战士的动作不规范。

石光荣站住喊：“三连长！你给他示范一下。”

三连长跑步过来，抬枪刺杀。

石光荣不满：“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一个连长，枪拿得跟娘们儿似的，战士们还能爷们儿起来吗？”

三连长看着他。

石光荣：“不服气？”

三连长瓮声瓮气地回答：“不服气！”

石光荣摔掉皮大氅命令道：“那我教教你，把靶子给我集中在一起！”

石光荣抄过八连长手里的枪朝着一堆稻草扎成的靶子走过去，嗷嗷喊着杀起来。他一口气捅倒了一百四十个靶子。靶子被捅得七零八落，狼狈不堪。训练场上爆发出阵阵欢呼声。

石光荣被战士们围起来，石光荣满脸得意。

三连长鼓动大家：“同志们！想不想跟团长活动活动？”

战士们喊：“想！”